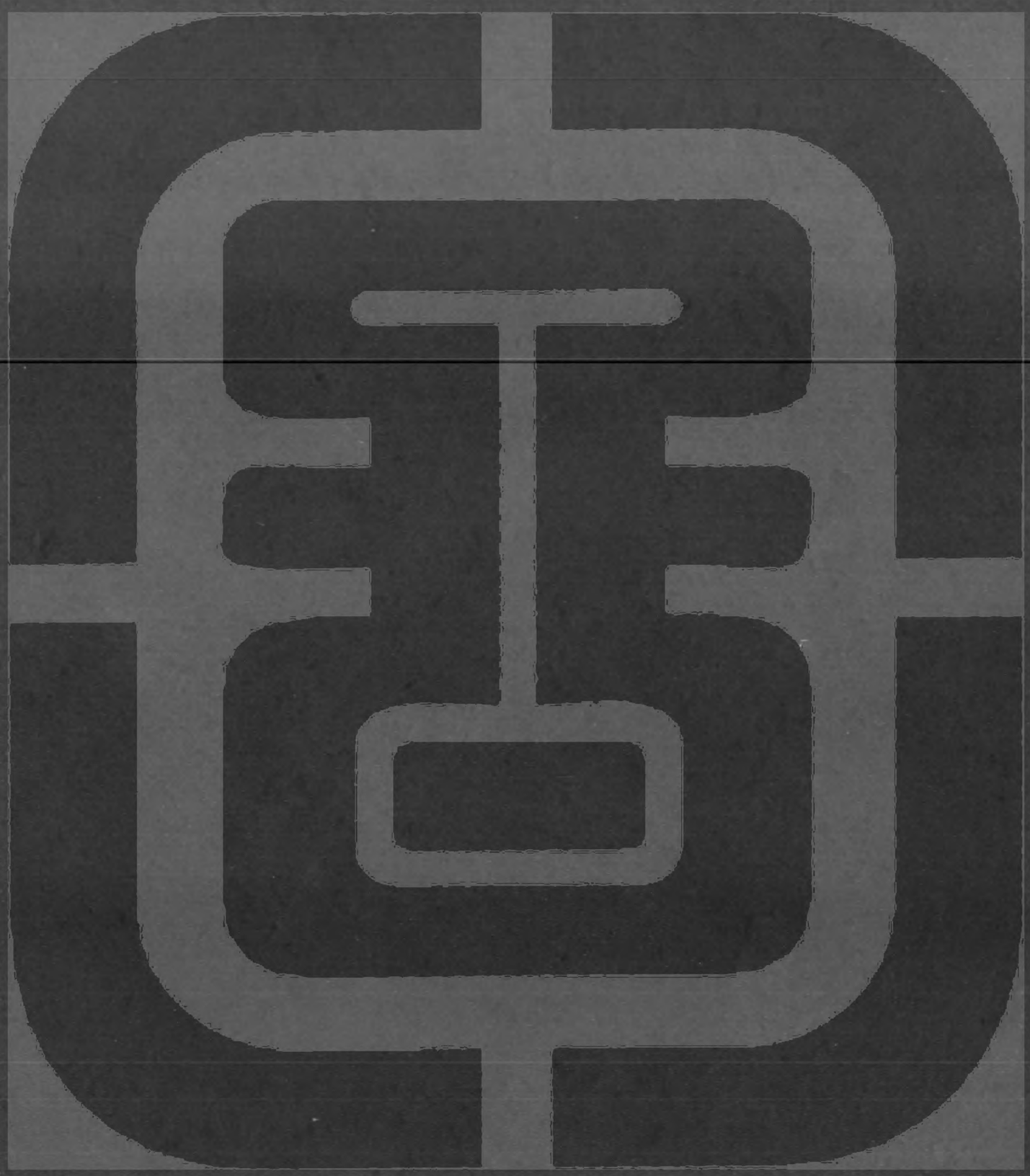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長乎郡西 按錄西爲睢陽]

歸德州即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亦既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已巳年刻之後正德巳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逆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云夫文獻之廢興非特有數抑亦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温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

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
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
予初登　朝士大夫之贊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
每與亡友王常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　孝
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覇州盜起攻城
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
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
詩史亦畧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
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
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
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
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
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
讀之重爲之流涕内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
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
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
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
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箇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邃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外無他語但道予行得無受炎凉乎予笑曰不至是小人炎凉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即引手令其診脉姚

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既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頷之最後姚曰大人根罷上別有一竅出汗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秘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即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爲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冠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冨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

慼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
爲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
以警子孫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
官田爲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
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
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
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爲名言夫有所享者必

有所養燈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爲予鄉前
輩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
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
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
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
令石取二升爲鼠雀耗我　太祖則每斗起耗七
合石爲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
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爲
也近時巡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

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續停驂錄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季札觀於周樂爲之辯微微理信美矣頗疑左氏之傳會未必實有斯事也又疑左氏亦爲後人所傳會未必盡出於左氏也何以言之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已六十五矣前此詩樂蓋嘗散亂存十一於千百比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用以被弦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也季札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吾夫子

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之所論皆槩其既往聆音尋義或有據依獨於歌秦則推其方來是於音義皆何所取而於列國若異例焉疑後人之傳會左氏者以此先儒以爲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豈固有所辨耶

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册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而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　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卽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于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

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
按一入于耳即能辯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
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求元審聲宿悟神
解者世合有異材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爲東
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爲沂山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吳山爲西鎮
在今隴州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爲
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爲恒山在今大同
府渾源州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

嶽爲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爲中鎮在今
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北嶽北鎮相望千
里而山脉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
江南而間隔絶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
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勻停
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
在東南五嶺爲案而江河兩水爲襟帶嶺南諸山
爲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爲外明堂我　朝形勝
真天造地設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

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戰皂林烏鎮相繼而敗生禽其兵六萬十四日取吳江士誠遣銳卒迎戰于尹山橋康蘄公持戟督戰銳卒盡覆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劒林立金鼓雷震將士盡降城中食盡至煑靴以充饑凡十閱月城陷時吳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　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倡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畧無功効愈見倡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

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
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
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
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
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
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
里荆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
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刼于江湖

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
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
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
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
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
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
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

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
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
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
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
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
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
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各
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
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
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

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即當移兵勦滅
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
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
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昌
大廟勝巳卜於此固不待擒士誠而後爲烈也檄
中所指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諫舉親而劾仇有
司差貧而優富此元之末造啓　聖之資也詩稱
殷鑒又安得吾輩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
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
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墾田所費不訾又勸造至正

交鈔物貨騰滯又勸求禹故道使黃河北行起集
丁夫二十六萬河夫多怨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
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亂
蘄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狀厖厚以販布爲業
一日浴於鹽塘水中身有光怪妖彭之衆推立爲
帝以據漢沔欒城有寒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起
徐州其倡言亦云彌勒佛下生以紅巾爲號未幾
討誅之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
寇掠汝潁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帝改姓韓國號
宋改元龍鳳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劉福通等自
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爲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龍鳳
豈林兒即山童子耶審爾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
十一年也明年我　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
武元年劉福通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所
謂掠我邊氓者蓋指此誘我叛將當是指諸暨謝
再興也　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
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
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元不能制士誠爲鹽場
綱司牙儈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然資性輕
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

爲主據高郵以叛元命脫脫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還及再攻之不下會脫脫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入海運遂絶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脫脫之總師南伐也丞相亞麻讒之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適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先是脫脫有弟野先不花爲中臺御史大夫董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寧脫脫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爲矣亞麻矯詔酖殺之後亞麻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改元大義我　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其下復立其子理於武昌改元德壽進兵攻圍一

年理出降

竇儼水論一曰數二曰政大畧謂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八歲爲浩浩之會當其時雖堯舜在上亦不能弭過此以往則係於時政以貞元之水乃唐德宗任用裴延齡棄黜陸宣公之應告君如此可謂探本之論矣然大禹疏導之功抑豈可少哉近予西來魏太常莊渠會於吳門夜論河事亦以爲水災常逢六數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變云六陰數也理或宜然

歐陽文忠謂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皐鶴卿惠予一碑與園池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谿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朴如中興頌則典嚴法度矣歐公尚猶歎之使公在今日又當如何爲歎耶

予嘗謂後世文章之快暢者若阿房亂辭陽氷篆贊可謂千古如新百過不厭者也贊曰斯去千載氷

生唐時米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誰能
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正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
此劉中山禹錫之作姚鉉文粹所編有之歐陽公
集古錄乃謂不知作者爲誰豈公偶未之考爾
讖緯起於哀平之間相傳總八十一篇如尚書考靈
耀河圖帝覽嬉春秋元命苞孝經援神契春秋合
成圖洛書甄曜度孝經鉤命訣春秋考異郵尚書
璇璣鈐之類紀載雖異名命畧同疑皆一時術士
隱叟所爲故出一轍漢光武以赤伏符受命尤所
尊信其書曰河圖會昌符自此以後風流漸靡而

文體一變矣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亦本緯書今
世傳者文字結搆頗爲古質時作韻語多所根據
顧有過於文人華靡之作豈其本於行持心思之
密者非口耳比也明帝時釋典東來其文字又別
出矣嘗見石趙時麻襦與佛圖澄語曰酉戌受玄
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
期迹莫已已之苗裔澄答曰九木水爲難無可以
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擾
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言多隱寓有不
可解視參同之文一類也宋儒謂大藏翻譯多中

國文士助筆亦恐或然將三竺亦自有授受耶蓋不獨道有異端而亦有異端之文矣

王雱字元澤荆公子世傳荆公與明道論新法時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法乃得行其氣象舉措是一紈袴無賴子弟熈寧中神宗再召荆公衆問荆公來否元澤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隣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其雅馴謹厚又如此豈二人耶又嘗聞荆公每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于元澤曰大哥是一箇其次即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皆至宰相而元澤以早亡荆公雖偏褊不至溺愛豈毀譽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漏水之製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平壺四方分壺自上而下一層低一層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氣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

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準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畧也議者謂冬寒水澁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丸圜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晝爾此外別有燈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瓏儀皆巧製也

馬嵬坡題詠甚多惟杜佺一首極爲婉麗楊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襯馬蹄

唐姚合嘗令武功有縣居詩十首壬辰歲平定閒居讀之甚愛乃盡錄之將求能畫者分段爲圖懸之山居以娛目

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詩題

久屈天然性爲官世事疎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因病方收藥緣殘學釣魚養身誠好事此外望

空虛

微官如馬足秖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趂人簿書銷眼力盃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過此身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本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

曉鍾驚睡覺世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閒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常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

自下青山路三年着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昧人非閒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鬼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

誰念東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臥唯知倦閒書不正行人間尚疎簡與此豈相當

窮達應天與人間事不論微官長似客遠縣豈勝

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惟寫五千言

閉門風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盃淺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採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閒行只杖藜

詩中多佳句有畫手難畫處但三年綠衣與故人得路之句似欠胷次然仕宦之不得意者亦是本色語爾唐都長安武功密邇首題曰縣去京城遠又曰遠縣斯豈實錄耶

續停驂錄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續停驂錄卷中

宋章楶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熈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爲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爲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

舉也

石城滿四名俊人以滿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滿氏把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款附　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爲利號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火能爲腹心馬冀南斗爲股肱咬哥保哥爲爪牙滿能滿玉爲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能制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余議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鍤散列以陷馬足予爲名之曰土鑽

少林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有屢磨之不能去宋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此金丹之說不知仁宗御製耶抑代言也

蕭齊衡陽王鈞好學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謂之巾箱五經宋博學宏辭科許士子持書入試故巾箱板行其書甚多巾箱蓋始於六朝

道鄉先生鄒志完敘遷上表有云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古人所謂經患益能遭蹶得便者意蓋如此雖然苟非踐此實境終爲未能深知蘇東坡有表云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狺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又云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此語使他人聞之或未知其工也惟予讀之則有悲喜交集者矣古人謂不行萬里道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有以哉

洮河綠石出洮州衛上關西與西番接境唐以來名人多採之以製硯宋失其地故士夫尤貴重之色有淺深體有老嫩猿頭斑瓜皮黃蚤子紋者爲佳雪花無景者不足貴今泯州亦產硯石似一類云

清明前三日謂之寒食節天下皆然其事出於介子推山西尤重王惲有詩云晉人熟食一月節店舍無烟竈廚冷

山西三關比諸邊爲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爲山植榆爲塞因地形制險最爲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於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爲將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說探

諜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矣

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則卑者不得入又曰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又曰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又以漢祚長而魏晉短乃合葬之驗其言頗流於術家至謂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乃爲至論

沉香出林邑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棧香乃是一種木耳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黃出西域土人於鳥糞中得之生極高峯巒鷹鷂之屬打食於上遂吞而復出其大者極難得一云生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扶南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得二說未知孰是云畏羚羊角則同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紡作布若垢汚

投火中燒之復精潔余嘗得方寸作白色乃蕉麻之類疑後說近之又南海中有敦焚洲有獸名狸猓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廣寸許有毛青色長三四分土人捕得之投烈火中薪盡而此獸不傷見抱朴子豈火鼠類耶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仕至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杜子美所指李邕欣識面者卽其人也其父名善注文選文選有五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并李善爲六臣皆唐人也意當時奉旨注釋故稱臣唐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金谷園記者不知卽一人不耶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　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耗是也其意善矣我　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斗餘而漕政疲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

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朱文公爲浙東提舉時與丞相王季海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吁可謂危言矣當時猶能容之季海殆未易及也

蘇黃門古史序曰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晦翁極歎服之以爲非子長所及東坡范文正公集序亦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其言如出一轍若其名理則當以水之濕爲勝世有溫泉湯泉寒固不足以盡水也

林竹溪論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詞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

剽竊言語但體製相類筆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

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書歐陽公亦謂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箴規其長自見耳非後世相傾之謂嘗讀原父所行修書制詞可謂高出一代相傳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豈獨長於此耳

宋朝王氏文章之盛出於一時者臨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禮和甫王安國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澤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回容季皆一家又有揚州王令逢原並稱大家又有王鞏定國王詵晉卿王無咎補之稍後有王適子立蘇頴濱壻也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

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内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録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　朝文獻日新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

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
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
矣爲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
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
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
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
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

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
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
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
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
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
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
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
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
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
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
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
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

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

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顒所進二百二十五卷
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顒進士出身東
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
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
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
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
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
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
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
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　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勑翰林院凡南京　文淵
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
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爲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

易以卜筮傳若醫藥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續停驂錄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